

著者 曾樾

# 日本啊， 日本

## 自费留学艰辛录

正月是帕金阔的黄金时期，  
年末的最后一天中午，  
各单位纷纷放假了。  
家庭主妇们忙着打扫房间，  
烧制年夜饭，便把丈夫、  
孩子们统统赶到帕金阔店里来了。  
男人们加了一年班，正想痛痛快玩一次。  
店里座无虚席，  
二百多台机器全部启动，  
声响简直能把人的耳膜震穿。



人民文学出版社

茗者 曾樾

964517 日本啊，

自费留学艰辛录

267  
8043

正月是帕金剛的至时期，  
年末的最后一天中午，  
各单位纷纷放假了。

家庭主妇们忙着打扫房间，  
烧制年夜饭，便把丈夫、

孩子们统统赶到帕金剛店里来了。

男人们加了一年班，正想痛痛快快地玩一次，

店里座无虚席。

二百多台机器全部启动，

声响简直能把人的耳膜震穿。

964517  
8

964517  
8



F03536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02号

责任编辑:李丹妮

封面设计:柳泉

日本啊,日本——自费留学艰辛录

RIBEN A, RI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82,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1}{8}$  插页2

199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970

ISBN 7-02-001465-8/I·1320 定价3.90元

谨以此书献给关心和帮助过我的  
中日两国的朋友们。

——作者

# —— 目 录 ——

## 上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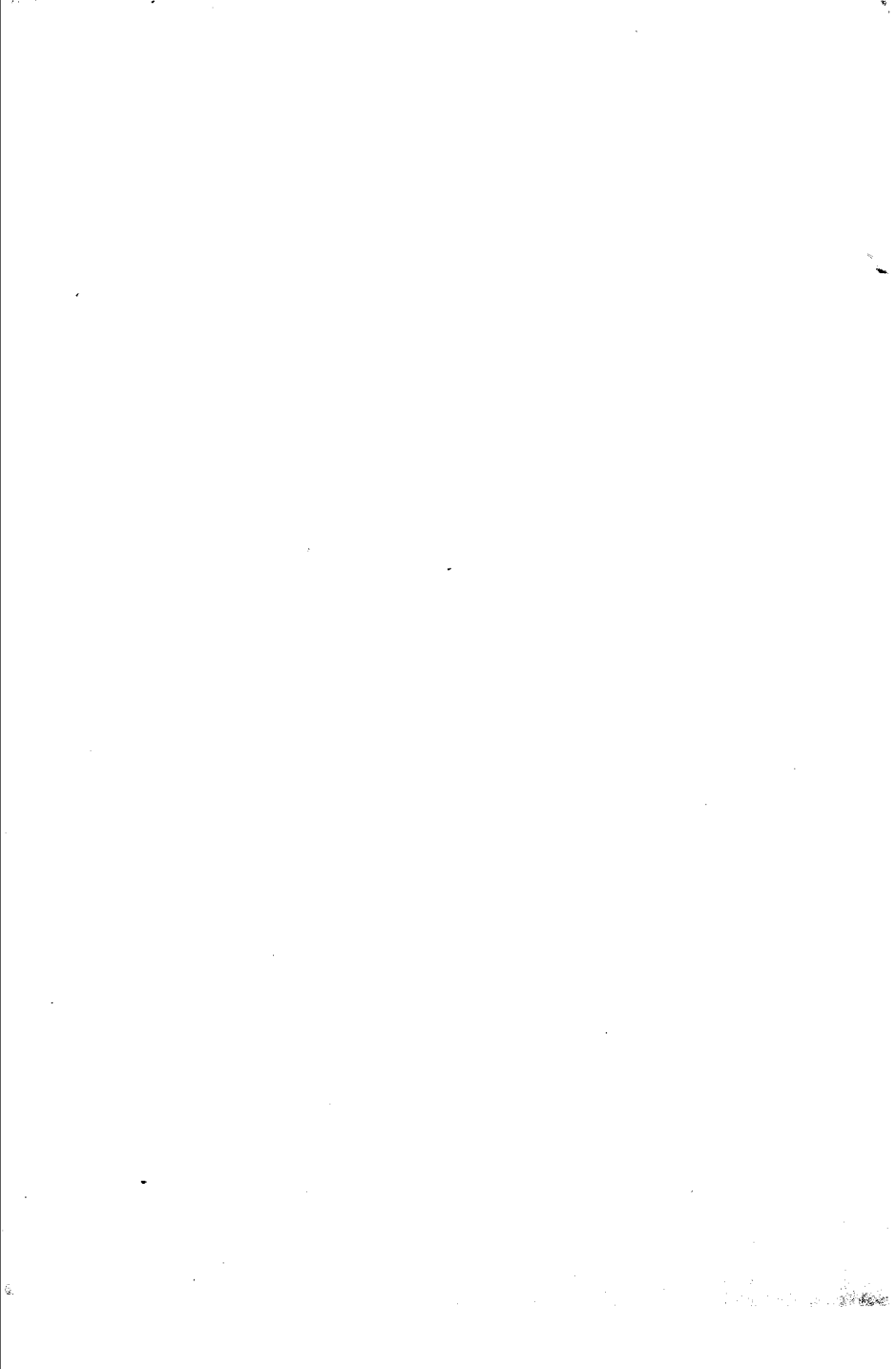
|    |                     |     |
|----|---------------------|-----|
| 1  | 日本来信 .....          | 3   |
| 2  | 出国之前 .....          | 8   |
| 3  | 机场下马威 .....         | 14  |
| 4  | 日语学校和“匹斯顿” .....    | 25  |
| 5  | 热处理车间 .....         | 34  |
| 6  | 路遇大狼狗 .....         | 40  |
| 7  | 被窃与丢车 .....         | 47  |
| 8  | 同窗们 .....           | 53  |
| 9  | 横滨国际博览会 .....       | 62  |
| 10 | 流产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心” ..... | 70  |
| 11 | “桃色新闻” .....        | 79  |
| 12 | 工作衫事件 .....         | 89  |
| 13 | 恒木制作所 .....         | 95  |
| 14 | “一插准” .....         | 102 |
| 15 | 善良的女工们 .....        | 107 |
| 16 | 伊泽先生和他的别墅 .....     | 115 |
| 17 | 暑天下放 .....          | 128 |
| 18 | 恒木·清川·大塚 .....      | 188 |

|    |               |     |
|----|---------------|-----|
| 19 | 迷人的伊豆半岛 ..... | 148 |
| 20 | 移居松源庄 .....   | 163 |

## 下 篇

|    |                        |     |
|----|------------------------|-----|
| 1  | 回国探亲 .....             | 173 |
| 2  | 玻璃管事件 .....            | 189 |
| 3  | 为争一口气 .....            | 196 |
| 4  | 寻找新工作 .....            | 204 |
| 5  | “利帕替” .....            | 210 |
| 6  | 两个日本姐姐 .....           | 218 |
| 7  | 台湾女人·单身汉·“日本共产党” ..... | 224 |
| 8  | 热闹的联谊会 .....           | 232 |
| 9  | 掉层皮的正月 .....           | 237 |
| 10 | 购物与饯别宴 .....           | 244 |
| 11 | 又见富士山 .....            | 254 |

# 上 篇



## —— 1 日本来信 ——

我能收到这封信，纯属是偶然的灵机一动。已经迁入新居一个多月，那天又一次骑车路过旧居时，便想到会不会有我的信。跳下车向楼门口的信箱奔去。果然，一封信满身尘土静静躺在里面。取出来，我怔住了，是一封从日本寄来的信。匆忙拆开，在楼门口的水泥阶上便读了起来。

曾澜：

你好！有一年多没有通信了，一切都好吧？首先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已经在日本找到了正式的工作，即在埼玉县的一所学校当教师，教授中文。校方对我很好，各方面关系也很融洽。我爱人赵晔也已于半年前来日本，现在我任教的这个学校里学习日语。一年多不见，想说的话很多，但还是留给以后再去说吧。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件事：你想来日本闯一闯吗？我们这个学校目前正在招收中国学生来校学习日语。明年春季开学，这是个机会。如果你决定下来，速复信告我，一切手续及办理方法我会详细告诉你（日本这边的手续由我来给你办）。因为名额有限，望速作决断。恕此搁笔，代问夫人好！

刘柯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今天是八月二十一日，扣除在路途上的一个多星期，这封信也已在这里躺了足足半个多月了。几分沮丧的心绪匆匆

从心头掠过，不管去不去日本，这样晚才看到信，总感觉像哪里不太舒服似的。

刘轲是我的好朋友，在所有的朋友之中，我和刘轲的友情很有些“源远流长”的味道。我们都是在一个宿舍的大院子里长大的。相识那年，脖子上还都刚刚系上红领巾。后来，我们又在一所中学读书。后来，他因为家里有海外关系，被分去郊区插队。“文革”结束后，他考上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后不久，便自费去日本留学。

刘轲的信在我的家庭里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机会难得，你应该出去看一看，闯一闯，男子汉嘛！”我那位在一所大学的幼儿园里当教师的爱人旗帜鲜明地主张我去。

“去日本干什么？去当苦力？看看报纸上是怎么写的，那叫什么留学？”父亲，一位离了休的大学教师忿忿地表态说。我猜想，此刻浮现在他脑子里的一定是几十年前抗日战争时，日本人在中国大批抓劳工押往日本的场面。满脸菜色，一身褴褛，脖颈后闪着刺刀的寒光，被一步步押上挂着太阳旗的船里去。半个世纪过去了，我难道只不过是进化成了一个身穿西服，手执护照，自己送上门去的高级苦力不成？哼，简直笑话！

“不管怎么说，去日本总是要干活的，日本人的活恐怕不是那么好干的。你的身体肯定吃不消。再说，你又不会日语，去了处处不方便，在这方面你和刘轲是不能比的。何况你现在的工作也不错，万一因为去日本再把工作弄没了……”母亲倒是和颜悦色，摆事实，讲道理，从国际到国内，从家庭到单位，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不由得你不信服，至少是不由得你不冷静地做一番深深的思考。

我的朋友中，有一半也是与父母持相同的观点。一提到

日本，便有些谈虎色变的味道，“哥儿们，怎么了，活腻了？去日本干什么？真要去自找苦吃呀！有路子就去美国，去加拿大，或者去欧洲，西欧、北欧……”

“我讨厌日本，讨厌日本人！宁肯不出国，也不去日本。”一位正在往澳大利亚办的朋友干脆这样对我说。

更多的朋友则是婉言相劝：“要慎重，要考虑一下得失。说白了，就是值不值。就说你吧，论工作，中国作家协会的牌子已经很不错了；中级职称也有了；副处长也当上了；两间一套的楼房也住上了。如果因为去日本，这一切都打了水漂，那可就亏大发了。退一步说，这一切都不丢，你去了又能怎么样。快三十五岁的人，一边从头啃日语，一边还要卖苦力，受那份洋罪，犯得上吗？”

到底去还是不去呢？当然，赞成派也大有人在，其理由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时候再不出去闯闯，三十五岁以后，您就家里窝着吧，一直窝到死。”等等，恕不在此一一赘述。

大约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我便作出了决定：不去日本了！

原因嘛，我是这样写信给刘轲的：

1. 不会日语，去了受罪；
2. 身子骨怕顶不住；
3. 单位会以我出国为由收回新分的房子；
4. 家中仅有存款四百元。别说出国，连出差都够呛。

当然，复信写得十分婉转，并对纯粹因为我自己的种种原因不能成行表示歉意。信写好，已是人静夜深。躺在床上，倒像是已经在日本卖了几夭苦力一样，疲惫不堪。

“真不去了？”黑暗中，爱人在床的深处问道。不出我所料，

她一直就没睡。

“不去了！我舍不得你和孩子。”我一本正经地说。

她知道我有爱开玩笑的嗜好，所以根本就没当真，她正儿八经地开导我：

“其实，你说的那些困难，我们不是不可以想办法解决。我总觉得你是个男人，如果前怕狼后怕虎，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一辈子能做成什么大事呢？”

“你说得轻巧，那房子怎么办？万一单位卡咱们一下，不交房不许出国，你和孩子睡大街上去？！”我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

这一句果然奏效，她不再吭声。现如今，一套楼房对一个中国公民来说意味着的是什么，这谁心里都明白。房子在我们这个家庭中的分量，她自然比我更清楚。且不说参加工作近二十年，单说婚后这近七年的市内夫妻分居的日子，已经使我的神经脆弱和敏感到了只要一听到分房的消息也许就会昏过去的程度。现在，让我把这刚刚搬进来还不足三个月的房子交回去，哼！找遍北京城也不会有这种傻瓜。

“你说，要是换我去行不行呢？”她沉默了半晌之后，突然冒出了这样一句。

“你去？！”我吃了一惊。

“你先别急，听我慢慢说。我去有这样几个好处：第一，你可以不丢工作；第二，咱们这房自然也不存在什么收回的问题；第三，我身体比你强，能吃苦。去两年挣些钱回来，也省得你一天到晚喊没钱。”

“你以为那钱那么好挣，听说有去了几天就跑回来的。”

“哼，那是没出息！我就不信日本人能干的活儿我就干不了。都是人，怕什么。我现在每天又上班、又带孩子，洗衣服、做饭、忙家务，受累不说，还要挨你的臭训。去日本干活

哪怕再累点，还落个松心呢。”她趁机报复了我一下。但不管怎么说，她的话也不无道理。真的，这样一来，倒是两全齐美。她所列举的三个有利条件很有点像杨子荣打进威虎山前所列举的那三个有利条件一样令人信服。我有点动心了。可是，人家杨子荣经常和土匪打交道，会说土匪黑话。而我爱人从未和日本人打过交道。更不会说什么日语。何况家里还有个才满六岁的孩子。我讲出了这个忧虑。“不会日语就学呗。孩子嘛，你代劳一下，不行，让我妈再受点累，反正该上小学了。”

我折腾了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便把那封已经写好的信撕掉，重新又写了一封。告诉刘轲，我爱人要东渡日本，决心已下，还望成全此事，不胜感谢云云。然后跑出去把这封信扔进了信箱。

命里注定不该她去。信寄出刚刚一个星期，她便肾大出血，住进了中日友好医院。从那以后的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两个星期后，收到了刘轲的回信。

曾槌：

你好！来信收到。得知你已于三个月前乔迁新居，表示祝贺！

我和我爱人一直在盼望着你能下决心来日本。但你在来信中陈述理由，说你本人不能来了，而改由你夫人来的原因，特别是房子问题，也不无道理，其心境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既如此，你夫人来也是可行的，我们会像欢迎你一样欢迎她来日本学习。如果她来了，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我们自然会特别照顾的，你就放心好了。另一方面也真为你不能来日感到遗憾。你喜爱文学创作，但又一直陷在“生活圈子太窄”的痛苦之中。记得我上次回北京探亲，在听我侃了几个小时的日本之后，你说，真想到

这个神秘的岛国上去看一看。直到现在，我还坚持认为，人生总是要多些经历为好。你应该来日本闯一闯，即使不是为了文学创作，也决不会叫你失望的。当然，现在你既然已经决定了，就按你说的办吧。请将你夫人的有关材料——毕业证书、学习成绩单、照片(四张)、个人简历寄来(请用挂号)。

我还是老样子，每天去学校教课。最近又帮助搞招生工作，感觉很紧张。一天忙碌之后，真想能有个人好好聊聊，哪怕只聊几句也行。赵晔每天除了上课，还要去工厂打工，回到家也似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不多写了，明天还要去“玩命”、盼你的复信。祝好！

刘轲

八八年九月二日夜

九月二十日，我给刘轲寄去了一封又厚又重的挂号信。里面有我的大学毕业证书、学习成绩单、照片、简历。

我下决心了，去日本！

## —— 2 出国之前 ——

国庆节过后，便是北京人最喜爱的金秋了。记得小的时候，每逢这个时节，我必定要和同学或朋友出外郊游。在昆明湖上赛舟，登上佛香阁数西郊机场的飞机，倚在排云殿前的回廊里喝茶、吹牛，饱览香山红叶，畅饮樱桃沟泉水。即使是“文革”闹得最凶的时候，这种赏秋也没有中断过。

可今年看样子是游不成了。

去日本之前，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办。还要照顾爱人的病。

站在爱人的病床头，从十一层的住院大楼窗口跳望着西北方向那沐浴在阳光下的层峦叠嶂，我感到心头爬上了几分惋惜和惆怅。

刘轲来信了。这家伙办事效率真高。从我寄去毕业证书等材料算起，半个月时间，就全搞好了。我拆开信封，厚厚的一摞材料便洒了出来。除了入学通知书外，光是保证人担保书一类的材料就好几大张纸。信上嘱我持这些材料速去北京市公安局办理护照，待护照领到后，便速将护照影印件寄去日本，再由校方持此影印件和其他材料去入境管理局申办签证。签证一到手，即可动身启程了。真是干脆利落，一清二楚。

出国竟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说实话，我虽然一直在为办出国的事思虑，并已着手做准备。但似乎并没有认真想过，会不会真有登上飞机的那一天。出国，在我的印象里，似乎一直就是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至于什么护照、签证、使馆，公证、海关、外汇、航班……更是令我倍感生畏的词汇。改革开放后，这些词汇的神秘感虽说在一天天地消退，成了平头百姓也敢挂在嘴上抡的话，更有一批又一批的哥们儿、姐们儿已是身体力行，带头搞起了“全球大串连”。但于我，这些词还是显得那么陌生而遥远。仿佛注定不会成为我有权使用的语汇。

我望着面前一大堆摊在桌子上的材料，上面写满了陌生的日文，而我的照片竟端端正正、一本正经地贴在这些材料上面，给人一种又庄重又滑稽的感觉。我真的要出国了吗？事情发展到了今天，连我也觉得有点纳闷。

“材料都寄来了？”爱人看见我拿着一大厚袋东西走进病房，就猜到了。

“都寄来了，明天我就去办护照。”

“费用的事说没说？”

“说了，报名费五万日元。刘轲已经先替我垫上了。还有学费十七万五千日元，刘轲说能借到就汇去；借不到，就去了日本以后再说。”

“刘轲真是肯帮忙。”

“是啊，朋友嘛！”

“我们尽量借点外汇吧，手头一点钱都没有也不行啊。”

“尽量想办法吧。”我与其说是在安慰她，不如说是在安慰我。不怕诸位笑话，我活这么大了，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什么美元、日元、港币之类的外汇呢。至于电台里播出的什么外汇中间价、卖出价、买入价，更是与我风马牛不相及。

“别着急，一样一样来，车到山前必有路。”

“有路必有丰田车。”我接着她的话，来了这么一句，纯属穷开心。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设在公安局大院背后、东交民巷里的申办护照处。小门口围了不少人，自行车也停了一片，看来这儿的买卖不错。小屋里更是挤满了人，四周墙上贴满了各种有关办理护照的通知、规定、说明、手续、办法，没等看完几行，我就头昏眼花，有些不顶了。看来，出国毕竟不是出差，麻烦事可真多，我又有点要犯“出国恐惧症”。

大约等了四十分钟，我才得以挤进更里面一间有人接待的小屋里去。进去又等了一会儿，才轮到我。

“你去哪儿？”一个年轻的警察问我。

“我去日本。”

“去日本不在这屋办。”

“什么，不在这屋办？！”

“在东边那个门里。”

我又只好挤了出来，白出了一身汗。

东边那间小屋子倒是很安静，门口连个人都没有。屋子也比刚才那间干净、整洁多了，还有个长沙发。一位警察看了我的材料后，交给了我两张表。

“回去填好，盖上公章再拿来。”态度也挺客气。

连十分钟都没用就完事了。

重新回到街上时，我忍不住望了望西边那个拥满了人的小门，这时我才知道，刚才让我白白挤出一身臭汗的屋子是办理去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等国家护照的。

这边门可罗雀，而那边却一个个挤得四脖子汗流，这鲜明的对比，使我不禁生出几分不安。

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从众心理。比如说，见到许多人在排大队抢购东西，于是自己也跟着排队，甚至排半天还不知道前面卖的是什。这个道理我懂。但从众心理往往又是正确的，不无道理的。比如说，大家都喜欢某种东西，就肯定有喜欢这种东西的道理。换句话说，也就是这种东西肯定有讨人喜欢的地方。以此推来，去日本的人寥寥无几，终归是件不太妙的事。别人不去的地方，我却要去。“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我脑子里忽地冒出一段一点不沾边的毛主席语录。

管他呢！既然决定了，就要走下去！

我去单位办好了停薪留职一年的手续。房子嘛，也说好可暂不交。一切都还算顺利。

临阵磨枪，我还报了个日语初级班。

“第一册，第一课，请同学们跟我念：あ、い、う、え、お……”完完全全、不折不扣、货真价实地从头学起。

护照终于拿到了。时间刚好过了二十天，算是顺利。复